

1
前403~前291年

柏楊版資治通鑑

戰國時代

三家分晉

聶政刺韓相

吳起死後復仇

公孫鞅變法

馬陵道射殺龐涓



吞併六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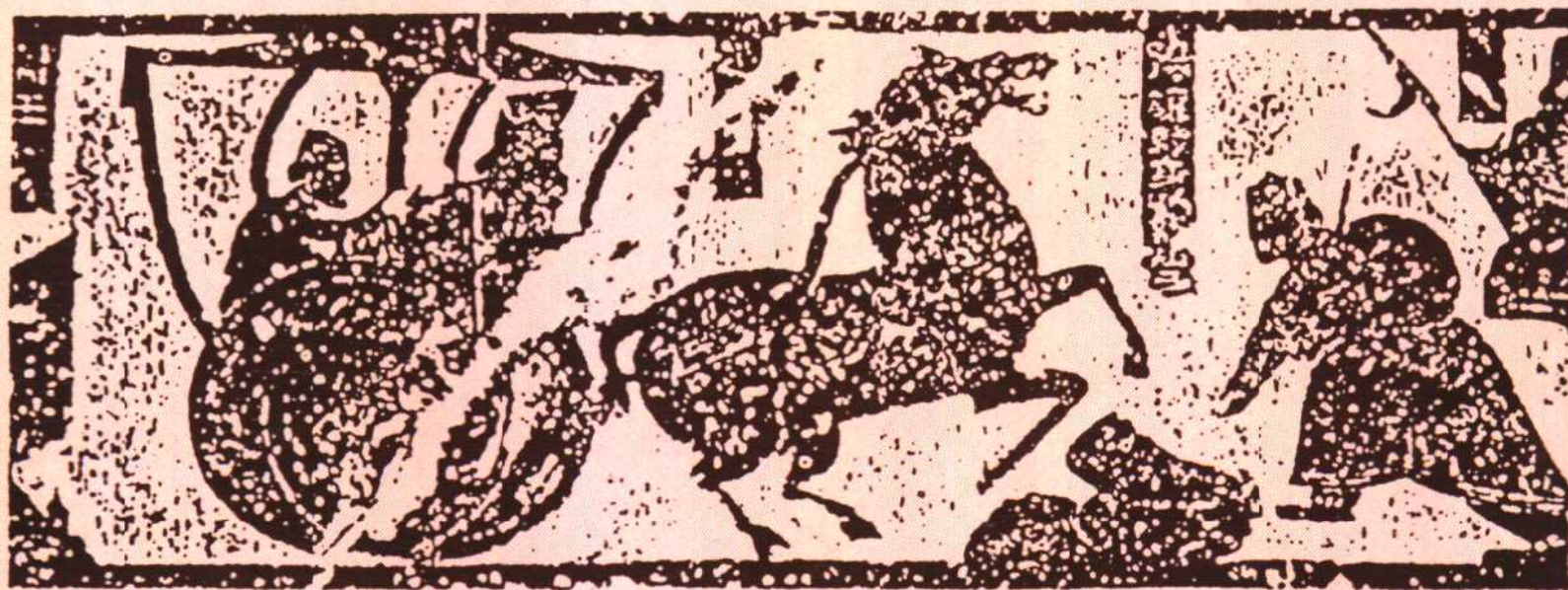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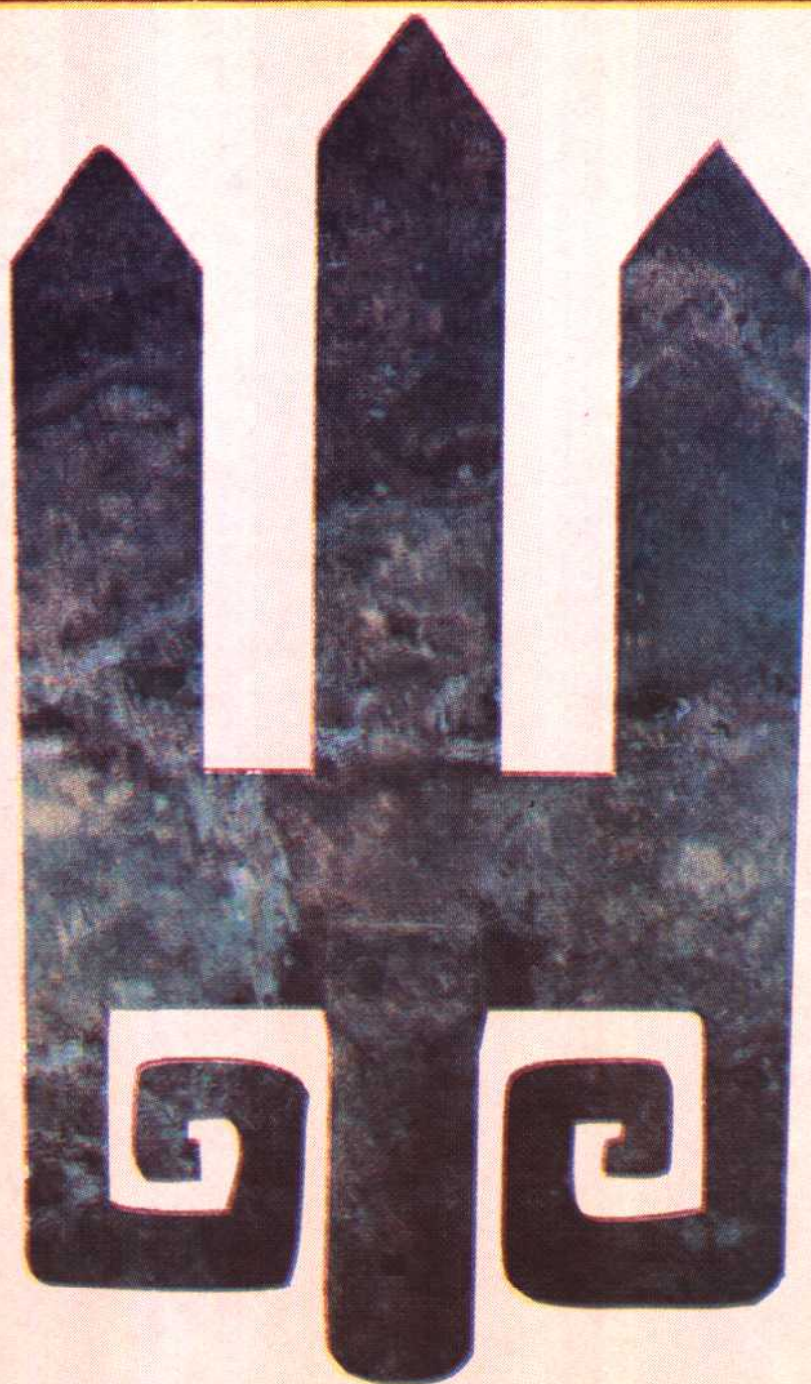
柏楊版

工業學院圖書館
章
通鑑
藏

第二冊

重排二版

遠流出版公司



- 中山王國(河北省定縣)是一個若隱若現，但却十分重要的國家，跟趙國是世仇，而終於被趙國吞併。圖片是中山王國戰士們用的“三叉戟”，平常豎立在王宮之外，象徵權威，國王死後，陪葬入墓。
- 智瑩滅族之後，門客豫讓，為故主報仇，狙擊趙無卹。(漢王朝壁畫)



● 楚王國人民的衣著

這個漆彩木俑，出土於河南省信陽縣，正是楚王國的領土。木俑身穿寬袖長袍，可看出當時的風俗。楚懷王芈槐從秦王國便服逃跑時，就是穿的這種衣服。

司馬光進呈資治通鑑表

臣司馬光言：

先前，接奉聖旨，要我編纂歷代君臣事跡。不久，再接奉聖旨，賜名資治通鑑。現在，全書已完全定稿。我性情愚昧而且魯莽，學術更是荒疏，所做的事，都在別人之下。唯獨對於歷史，心有所愛，從幼到老，嗜好不倦。深深的感覺到，自從司馬遷、班固以來，史籍越來越多，普通人有的是時間，還讀不完，更何況高高在上的君王，日理萬機，哪有閒暇？我常懷一種抱負，打算加以整理，刪除多餘的廢話，摘取其中的精華，專門收集有關國家興衰，人民悲歡，善可以爲法，惡可以爲戒的政治行爲，編著一部編年史。使先後順序，明確呈現，內容篇幅，繁簡適當。只因爲私人力量單薄，無法着手。幸而遇到英宗皇帝（宋王朝五任帝趙宗實），聰明睿智，關心文

化推展，想了解古時政事，藉此作為制定國家大計方針的根據。特地下令，教我着手編纂。往日的願望，忽然可以發揮，歡欣鼓舞，不能自己。唯一恐懼的是，才疏學淺，難以勝任。先帝（五任帝趙宗實）又命我自己物色任用助手，在崇文院內，設立編輯局，准許向龍圖閣御、天章閣「三館」（昭文館、集賢館、國史館），以及秘閣等圖書館，借用圖書。並發給御用的筆墨紙硯，更特別犒賞，購買水果點心。並指定宦官充當聯絡官，直接可以奏報先帝（五任帝趙宗實）。受恩之深，受寵之隆，近代從來沒有。不幸書還沒有進呈，先帝（五任帝趙宗實）竟行去世。陛下（六任帝趙頊）繼位大統，也繼承遺志，頒賜序文，親為本書命名。御前講座時，也常命我宣讀。我雖然愚昧，但受到兩任皇上如此厚待，即令殺身梟首，也不能報答萬一。只要能力夠用，豈敢有絲毫懈怠？那時，政府派我代理永興（陝西省西安市）戰區司令官（知永興軍），因身體衰弱，又患病未痊，不能從事繁重工作，請求改調其他官職。陛下（六任帝趙頊）顧念下情，答應我的請求，命我擔任西京（河南省洛陽市）留守政府監察總監（判西京留司御史台），兼任西京嵩山崇福宮管理官（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前後六次調動職務，都准允編輯局跟我一同遷移。並且只發經費，從不規定按時繳出成績。我既沒有其他重大事務，就投入全部精力，精細研究，竭盡心力。白天不夠使用，繼之以黑夜。不但選錄正史，還從旁採及野史（小說），書信和文件，堆積得好像大海。我們在最隱密處發掘歷史真相，對每一個字都校正它是否錯誤。上起戰國，下至五代，

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共二百九十四卷。另外，再編索引，以年月爲縱的軌跡，以事件爲橫的敘述，便於讀者查考，命名目錄，凡三十卷。再另外，參考各種圖書，考證它們的異同，說明真偽，再成考異三十卷。——總共三百五十四卷。回溯過去，自本世紀（十二）六〇年代開始着手，到今天才算完成，悠悠歲月，中間受到政局影響，我自己都不敢相信能夠平安，負罪至重，不容逃避。

臣司馬光，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敬請陛下（六任帝趙頊）垂念我遠離中央，已十有五年，雖然身在外地，但區區之心，無論早上或黃昏，無論清醒或睡夢，何嘗不在陛下左右。只以天性拙笨，無從效力，是以專門從事文字工作，報答皇恩，只求點滴之水和微粒之塵，以增加大海之深和大山之高。我現在骨骸憔悴，雙目近視，牙齒幾乎全部脫落，精神耗損枯竭。眼前辦的事，一轉身就都忘掉，殘餘精力，在此書上全部耗盡。敬請陛下（六任帝趙頊）寬恕我因妄自著作而應誅殺的重罪，俯察我一念之忠，在清閒休息的時候，順手翻閱。參考前代王朝的興衰，考查當今政治措施的得失，嘉獎善良，排除罪惡，堅持正義，改正錯誤，就足以追蹤古代的盛世，使國家邁入以前從沒有過的太平境界。四海之內的蒼生，都蒙受到福祉。那麼，我雖葬身黃泉之下，平生志願也已得到回報。

謹上奏章，請鑒。臣司馬光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六百戶、實封一千戶。臣司馬光上表。

一〇八四年十一月進呈

檢閱文字承事郎 臣司馬康

同修奉議郎 臣范祖禹

同修秘書丞 臣劉恕

同修尚書屯田員外郎充集賢校理 臣劉攽

編集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 臣司馬光

宋王朝皇帝（六任帝神宗）趙項獎諭詔書

聖旨：司馬光編纂資治通鑑完成。史學荒廢的時間太久，記載沒有法則，議論不能明白，怎麼能發揮懲惡勸善的長久功效？你博學多聞，貫穿古今，上自周王朝末期，下到五代時代，整理收集，成為獨創一格的巨著，無論讚揚或譴責，都有正確的根據。我閱讀之後，深為感嘆。現

在，賞賜你銀兩、綢緞、衣裳、玉帶、鞍轡齊全的駿馬，名單寫在另一張紙上，你可前往領取。用以獎勵，應當知悉。冬天寒冷，你要保重。體會我意，很多事未能一一道及。十五日。

一〇八五年九月十七日，准國務院（尙書省）便函。奉聖旨，重行校定。

一〇八六年十月十四日，奉聖旨：發交杭州刻版。

柏楊序

我一直抱着把資治通鑑譯成現代語文的心願，而今得以實現，非常興奮。因為，在中國浩如烟海的史籍中，事實上只有兩部史籍，才是最有價值的著作，一是司馬遷先生的史記，另一就是司馬光先生的這部資治通鑑。

司馬光先生在十一世紀宋王朝時，領導保守黨（舊黨），跟以王安石先生為首的革新黨（新黨）對抗，雙方都曾一度失勢。就在保守黨一度失勢期間，司馬光先生完成這部巨著。

資治通鑑本是一部長達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之久的中國中古時代編年史，包括中國歷史上最混亂和最苦難的四個時代：

戰國時代 前四八〇年——前二二一年

三國時代 二二〇年——二八〇年

大分裂時代 二八一年——五八九年

小分裂時代 九〇七年——九五九年

司馬光先生以無比的魄力和高瞻遠矚，而他的編輯羣更都是知識淵博的史學專家，所以能使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紊亂如麻的史蹟，得以條理分明的呈現於世。連同編年史的始祖春秋在內，中國還沒有出現比它更明晰更精確的史籍。

因為作者的保守立場，有人曾懷疑資治通鑑是不是值得尊敬，更有人把資治通鑑比作為「馴服術」，指控它專供統治階層之用。然而偉大的文化產品，功能是多方面的，史觀可能無法使每一個人同意，但史料卻是嚴肅的，司馬光先生已為我們留下寶藏。何況，司馬光先生處理史料時，只把他的主觀見解表現在〈司馬光曰〉篇幅中。假使沒有司馬光先生，史料失散，即令今天的專業歷史學者，具備司馬光先生當時所具備的條件，也無能為力。

宋王朝六任帝趙頊先生把它命名為資治通鑑，實是佛頭着糞之舉，使一部史書，變成一部政治學問——帝王的鏡子。但我們卻感謝他的命名和他所寫的那篇序文，那是中國文化史上最重要和最傳奇的一篇序文。當革新黨當權，下令查禁資治通鑑時，有人警告說，那將是向皇帝挑戰，才惶然而止。不過，雖然它自認為和被認為是帝王的鏡子，事實上，卻很少帝王從這面鏡子中獲

益。明王朝皇帝每天清晨，都要研讀它，但明王朝的皇帝羣，卻一蟹不如一蟹。蓋權力固可使人發瘋，權力同時也可使人愚不可及，以致看不見鏡子，或雖看見鏡子，卻覺得鏡子裏的醜陋映象，原來美如天仙。所以，資治通鑑與其說是帝王的鏡子，毋寧說是人民的鏡子。透過資治通鑑，可看出我們所處的歷史位置，和面對的禍福命運，也可看出統治階層的心態和行事軌跡，用來作為對他們的評鑑標準。好比說，從王朝的嬗遞、革命的頻起，我們至少了解，中國政治思想中，沒有民主思想。人民最奢侈的盼望，不過出現聖君賢相。而如何出現聖君賢相，傳統的方法，是依靠他們的自我克制——品德。這就遇到困難，蓋只有另一個權力制衡，才能使人循規蹈矩。品德絕不可恃，因為，權力可以敗壞品德。可恃的只有民主制度，偏偏中國歷史上所有的改朝換代，都缺少這種思想作為最高指導原則，以致一直在循環砍殺，不能遏止。

我們並不認為民主是萬能靈丹，文化和傳統不是一棵大樹，而是一條大河，政治的和軍事的力量，都無法把它攔腰斬斷。資治通鑑上各式各樣行為模子，迄今仍然不斷的澆出同類的產品。不細讀資治通鑑，要想了解中國，了解中國人，了解中國政治，以及展望中國前途，根本不可能。

資治通鑑原本用的是十一世紀知識份子使用的文言文，對二十世紀以降的現代人講起來，已顯得過度生澀艱深。從前，人們生活內容單純，知識份子可以把全部生命，投入經史。而今社會

節奏快得像一列狂奔的火車，人們連翻查工具的時間，都付缺如。假使再沒有現代語文本問世，價值連城的資治通鑑，將有塵封的厄運。

翻譯上最大的困難約有三點：一是地名，中國人是最勇於更改地名的民族，古地何在？好像都在雲端。二是官名，歷代官職名稱，奇異怪誕，往往匪夷所思。三是時間，「年」不寫「年」，而寫「著雍攝提格」，「日」不寫「日」，而寫「甲子乙丑」。我們的方案是：地名仍用古地名，夾註今地名，而另行繪製地圖，越詳細越好，使歷史人物，生活在實際舞台之上。官名則全用現代人所了解的稱謂，夾註原稱，蓋必須如此，才能確知他的權力關係。至於「年」，我們使用公元。只有公元才可顯現時間距離，不但不再沾惹「雍攝提格」，連年號也作為配件，擺脫爭執最烈的「正朔」困擾。至於「日」，我們使用數字，擺脫「甲子乙丑」。我們自誓是，不但忠於原文，要譯出一部可以代替古文的資治通鑑，還要發揮神韻，使它簡單清楚，不依靠任何工具書，都可暢讀。

翻譯工作直到今年（一九八三），才獲實現。因為遠流出版公司在牛津大字典的澳洲版上，得到啓示。澳洲購買了該字典的文字版權後，因為份量太多，成本太昂，就分期發行，每月出版一冊——即一個字母，以兩年餘的時間，全部出齊。這是一項大膽的嘗試，並幸運的獲得空前成功。雖然有人擔心中文讀者會不會有英文讀者的企圖心，但我們具有信心。決定也每月出版一

冊，以三年爲暫定時限，全部完成。我不敢保證譯文沒有差錯。但我卻敢保證，決不是把「曰」譯成「說」的白話文。

這篇序文寫於第一冊完稿之後，在翻譯過程中，發現把死文字變成活文字，而又要保存死文字的原意，有時比新的創作，還要困難。而文言文最大的特徵是，沒有主詞，往往前言不照後語，前言在東，後語忽然在西，難以連貫。典故堆砌，意義更容易混淆。以及地名今註，官名今譯，全都費盡思考。幾乎每一行都有一個地雷，不清除便不能前進一步。而徹底解決，時間又不允許——有些問題可能要聚訟累年。但我仍繼續下去，孜孜不息，竭盡全力。是爲序。

一九八三年七月十五日於臺北

柏楊再序

一九八三年七月，柏楊版資治通鑑第一冊開始問世時，曾經寫一篇「序」。而今，一九九三年三月，當七十二冊平裝本，改成三十六冊精裝本發行時，再提筆寫這篇「再序」。二「序」之間的距離，在書本上不過只差一頁，但在時間上卻差十年。

這十年對全世界而言，是一場巨變。執筆之初聲勢還烜赫的共產帝國，而於寫到尾聲時，已紛紛瓦解。執筆之初還吸引萬人的國有財產制計劃經濟，於寫到尾聲時，已被私有財產制市場經濟取代。執筆之初電腦還是一個神話，於寫到尾聲時，它已完全進入人們生活。而在國內，執筆之初對警備司令部和調查局，還心存驚恐，於寫到尾聲時，人們已開始擁有真正的言論自由。巨變影響面之大，和影響程度之深，過去從沒有過。在發生之前，也從沒有人認為它會發生。



邯鄲，趙王國的首都，戰國時代的國際重鎮，是各國人士仰慕的中心，諺云：「邯鄲學步」，可看出它的影響力。然而日換星移，逐漸凋零。圖為今日邯鄲城的一隅。

（本圖片由戶外生活提供）